



古诗词里品春花

□林茹莹

初春行游,坐在公园的长椅上,捧读唐诗宋词。身边,迎春刚刚织好一树锦缎;书中,繁花已是一片莺莺燕燕。伴随着我的吟诵声,扑面而来杨柳的风里,隐隐有了姹紫嫣红的色泽。

“偏凌早春发,应消众芳迟”,迎春是春的使者,此时,百花沉寂,雪落后的林中,只有迎春捧出了大把的花,缀满每一根枝条。它像是无畏的逆行者,要献出身体里的火热,唤醒大地里沉睡的温暖。虽然没有桃树、梨树的高度,但它的蓬勃,它的挺拔,足以惊艳每一个过路人。你看,只随意一瞥,令狐楚就挪不开眼了,叹道:“高楼晓见一花开,便觉春光四面来。”

凑近细看,淡绿色的花萼中夹着几片薄如蝶翼的嫩黄色花瓣,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。但任凭冷风如何扑面,冷雨如何淋下,它始终傲然盛开。难怪白居易曾赞道:“金英翠萼带春寒,黄色花中有几般。怨君与向游人道,莫作蔓菁花眼看。”它的骨子里,有青松般的韧性,有敢勇当先的力量。

迎春花来时不踟蹰,走时也不犹豫。气温升高后,不等百花纷纷醒来,它就接二连三地凋零了,啪嗒一声,花落到地上,走得干脆利落,走得潇洒自在,绝不像其他花一样,在空中缠缠绵绵地飘上半天。这份高傲,是料峭春寒中最硬朗的颜色。

与迎春花不同,山茶花是位温柔甜美的小姑娘。它勤勤恳恳地采集雨水,把一天天的阳光都收藏在心房,终于给自己编织出三条漂亮的裙子。白裙子素雅干净,花色如婴儿一般纯洁。宋代刘学箕曾说:“白茶诚异品,天赋玉玲珑”,记得我家门前有一株白茶,每到早春,一朵朵白茶就像洁白无瑕的羊脂玉,让人怀疑未消融的冬雪是不是都被山茶浸染在了裙子上。

紫色的裙子也让人惊艳。清代刘灏说:“春早送娇羞,姹紫依风袅”,那随风摇曳的姿态,神秘雍容的紫色,让我初见时就忍不住地遐想,它会不会如林妹妹一般,也是一株仙草转世,否则,泥土地上怎能孕育出这般绝色?“暮山烟光凝,悠然见天咫。”清代全祖望的《紫山茶》,更是让它平添了飘逸与出尘的气质。

最喜庆的是红裙子。唐代司空图在《红山茶》里写道:“牡丹枉用三春力,开得方知不是花。”那费尽三春之力才开出的牡丹与红山茶一比,就戴不稳“真国色”的帽子了。浓而不烈,艳而不俗,在红山茶精心调和的花色前,其余的花不是显得笨拙,就是用力过猛了。

一花开三色,山茶才是“善用春力”的花呀!等一会儿,定要寻朵山茶花,细嗅清香,在新的一年里,祝愿自己也变得心灵手巧,把春天的每一份馈赠都化作身上缤纷的颜色。

东风吹过后,天气转暖,三月挎着装满杏花的篮子,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韦庄有首诗:“春日游,杏花吹满头。陌上谁家年少,足风流”,这写的既是少年风流,又何尝不是杏花的风流?它像是怀春的少女,看见如玉少年,就忍不住地落下,钻进心上人的发梢。叶绍翁曾说:“春色满园关不住,一枝红杏出墙来。”杏是最大胆的,别的花还在羞涩忸怩的时候,杏花略施粉黛,就迫不及待地探出墙头,大声地打着招呼:嘿,往我这里瞧!把早就憋不住的告白哗啦啦地倾诉,它的爱意向来都大大方方地挂在枝头。这份风流,这份恣意张扬与无拘无束,是春天最浪漫的底色。

合上书,看着眼前正努力鼓出花苞的杏树,我莫名地相信,那陌上足风流的少年,也正在春风的下一个转弯处等着我呢。

莴笋之美

□李柏林

在我眼里,春天的第一抹绿,当属于莴笋。一个喜爱美食的人,如果在春天爱上些什么,那一定是莴笋。

莴笋好像一直都迸发着生命力,不似弱柳扶风,也不愿左右攀附,就那样站在春风里,修长笔直,青青翠翠,独要人夸好颜色。

春雨挥洒大地,莴笋就在地里寂静地生长着,那是烟雨中的一抹翠绿,煞是好看。等到天气晴朗的时候,会有农人拿着竹篮,去采摘一根根莴笋。那上面还沾染着雨水,像水洗过的春天,青翠欲滴。

冬天吃惯了大白菜、白萝卜,正月新年又吃了太多大鱼大肉,莴笋的到来,让原本单调的日子,多了一抹色彩。身心也仿佛从沉闷萧瑟的冬天醒来,一下子回到了清爽蓬勃的春天。

小时候,自家的菜园里总少不了莴笋的身影。那是春日的第一拨春味,而我从不会缺席。

在我们这里,若春寒还在,那请人待客肯定少不了火锅,这样才显得正式。每当家里来了客人,母亲总会拿出过年剩下的腊肉,炖上一锅,然后把莴笋切成块状。待肉炖好后,再下入莴笋,在炉子上煨着。腊肉搭配莴笋,有一种说不出的香甜,客人不禁夸赞腊肉够香,也要夸莴笋够甜。仿佛一场冬天与春天的约会,因为这火锅得以实现。

可是说起家常菜,还得起炒莴笋。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,母亲会去街头买回一斤“千张(又叫百页)”,炒上一盘莴笋炒千张。只见她将莴笋切成细细的丝,千张也如此,然后辣椒、蒜瓣爆香,再放入莴笋丝和千张翻炒片刻,一道独属于春天的美食就做出来了。吃惯了正月的重油重盐,来一道这样的炒菜,真是抚慰了舌尖和味蕾。每当这时,父亲总会拿出米酒小酌一杯,以此来不负春光。莴笋还可以炒豆干、炒虾仁、炒鸡蛋,都是各有各的滋味。

而对于我来说,最喜欢做的开胃小菜,便是凉拌莴笋。一个人住的时候,我喜欢在春雨过后的清晨,去菜市场挑选最嫩的莴笋。雨后的菜市场,连蔬菜都带着好看的滤镜,我的心也像春天一般开满了花。回去后,我把莴笋切成丝,然后调份料汁浇在上面,一道开胃小菜就做好了。莴笋在盘里,似春心,柔软到再也不似曾经模样。这盘水淋淋的凉拌莴笋,无论是搭配一碗素面,还是一碗白粥,都是不错的选择。

在春天,无论是请人待客的火锅,还是家人小酌的下酒菜,或是一人独食的凉菜,莴笋都能满足。

开始喜欢莴笋,是因为它的样子。后来爱上莴笋,是因为它的味道,是因为它曾笔直地立于天地间,又甘愿囿于盘中,为一人柔软了心。

春日迟迟,我也因一棵莴笋,柔软了心。莴笋之美,美在春天,莴笋之味,美在心头!

“

天地之间,希望噼里啪啦生长的声音,处处可闻。

檐下春雨

□曹春雷

农人对春雨的渴盼,就像一朵成熟的蒲公英对一场风的渴盼——春雨贵如油嘛!要是一场期待已久的春雨迟迟未来,村人两个,在路上对面遇到,站住,说会儿话,很可能“春雨”就是他们的第一个话题——都仰头,看看天,再望望远方,好像雨就在目之所及处,就在马不停蹄赶来的路上。

但春雨,始终就是舞台幕后那个羞答答不肯上台的姑娘,任台下千呼万唤,就是不敢露面。该登台还是要登台的。春雨,终于来了。裙裾飞扬,飘然而下,脚步窸窣窸窣,雨点淅淅沥沥。整个村庄,还有河流、田野,都被笼罩在青色烟雨中。

在河边洗衣服的人,在坡上拾掇田地的人,在村中街上行走的人,都不急着避雨,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,仿佛春雨的到来,是天空一声声轻轻的问候,欣然接受就是了,且乐在其中。直到雨点儿渐渐密了起来,在空中织成一道道晶亮的线,这才开始回家,脚步却是不慌不忙的。脸湿漉漉的,搽一把就是了。

回到家,在屋檐下,坐着,或站着,看雨。鸭子和鹅,扑扇着翅膀,表达对春雨的欢迎。狗呢,仰头对天汪汪一声,仿佛雨是从天空而来的不速之客,它要向主人通报。院角的小菜园里,经冬的韭菜根儿在春雨的沐浴和感召下,好像一下子就窜了一截。篱笆旁的杏花,骨朵儿在雨中鼓鼓胀胀的,用不了几天,就能用一脸粉红笑对春风了。

檐下的人,这会儿可能泡上一壶茶,搬来一张小桌,两口子对面坐,喝茶。也可能闲不住,端来一簸箕花生,两人一粒一粒,剥花生外壳,啪啪声,和雨打青瓦的啪啪声混杂在一起。偶有几声春雷,从远处遥遥而来,仿佛就在头顶炸响,大人们是不怕的,孩子们却大喊大叫着,慌忙躲进屋去,或者蹲在父母身旁,揪着父母的衣角。

檐下,织成了雨帘,地上,砸出了一个坑,积了一窝窝水,雨滴落在里面,溅起一朵朵水花。大人们望着水花,说南岭的自家那块地该种花生,北坡那块地该种地瓜了。这样盘算着,女人的脸上必定笑意盈盈,好像从雨中一下子就看到秋天丰收的样子。

正如她期望的,雨中的田野正蓬勃着新生的力量,绿意渐起,朦胧一片。解冻后松软软的土地,正等待耕耘,等待种子的入住。天地之间,希望噼里啪啦生长的声音,处处可闻。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